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新编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四版)

(The fourth edition)

主编 李公昭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新编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四版)

(The fourth edition)

主编 李公昭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李公昭主编. —4版.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05-9832-1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英语-阅读教学-高等
学校-教材 ②文学-作品-介绍-美国 IV. ①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1833 号

书 名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第四版)
主 编 李公昭
责任编辑 蔡乐芊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陕西日报社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4.125 字数 58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4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9832-1
定 价 49.8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5371

读者信箱:xjtu_rw@163.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四版说明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2009年8月)出版至今已有八个年头,早已过了再次修订出新版本的“大限”。根据教材的使用情况与教师、学生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对第四版《新编美国文学选读》做了如下修订:

一、订正了原书中的错误。

二、根据教材使用的实际情况,去掉了威廉·吉布森一节。

三、扩展了篇幅,新增了九位经典作家,他们是 Washington Irving,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Wallace Stevens, Eugene O'Neill, T. S. Eliot, Arthur Miller, Flannery O'Connor, Philip Roth, Bob Dylan。除了 Philip Roth 和 Bob Dylan 之外,上述七位作家在先前的三个版本中或多或少都有出现,只是考虑到实际课时远不足以应付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故在先前各个版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减。这次“复原”了这些作家的作品,一是更好地完善了教材的系统性,二来也让教师有了更多的选择,学生有了更多课外阅读的空间。Philip Roth 曾两次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获普利策文学奖,还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次入选第四版的《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也是众望所归。Bob Dylan 在莫里森之后成为美国诺贝尔文学奖新的得主,自然被加入到第四版《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中,这恐怕也是第四版《新编美国文学选读》的一个亮点。

四、第四版《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保留了先前各版的主要特色,即在作品后提供“简评”或“解读举例”,这个特色是迄今为止在其他同类教材中没有的。

参加此次修订工作的是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茂林教授、邓天中教授、陈礼珍副教授和李公昭教授。李公昭教授还负责审定全书并统稿润色。需要指出的是新版教材是在先前版本基础上完成的,原编者全部为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教授,这在此前的各版说明中都有致谢,没有他们先前的辛勤努力是不可能没有第四版《新编美国文学选读》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部分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也参与了新版本教材的校对工作。他们是(按拼音顺序):高敏、孔令子、李云霄、刘琼、梅呈龙、牛科妍、秦勇青、汪丹丽、王高桂、汪洋、徐圆玥、占思敏。

最后要感谢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出版社负责英文出版工作的秦茂盛先生和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的蔡乐芊女士为本教材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编者

2017年6月

序言

《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以下简称《新编》)是一套适合大学英语本科高年级英国文学课需要的,编排方法更为新颖、合理、实用的美国文学选读本。该选本在研究参考了国内外现有的美国文学选本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本科英语专业英国文学课教学的实际情况,精选了美国文学各重要时期的代表作家共 30 名以及他们的作品选篇,反映了美国文学的大致轮廓。除了国内外一般美国文学选本具有的特色外(如各重要时代的背景介绍、作家简介、作品题解、作品注解和思考题等),《新编》还有三个国内外各美国文学选本尚没有的特色:

一、重要作品后附解读举例,提出若干种可能的解读方法供学生参考,以扩大学生的思路。对不适合多种解读的作品则提供简评,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每位作家及其作品后附加评注的推荐书目,以供对该作家或作品感兴趣的学生作进一步研究用(如要作 B. A. 论文的学生)。

三、在全书末尾附录美国历史、文学的大事记年表,将美国文学置于美国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下,简约地勾勒出美国文学的发展线索。《新编》除原著与问题外,其余均用中文编写,以扩大读者面。

《新编》需要说明以下两点:

一、个别作家如亨利·詹姆斯、埃兹拉·庞德、T. S. 艾略特等先后为英美两国公民,本应同时选入《新编英国文学选读》和《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但考虑篇幅,我们把艾略特、和詹姆斯、庞德分别放到了《新编英国文学选读》和《新编美国文学选读》中,以避免重复。

二、“背景介绍”和作品后的“推荐书目”一般推荐作者书目、传记、标准版本的作品集各一本,以及重要的作家、作品评论三四本,并以此顺序排列。评论则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

参加《新编》编写工作的同志有(按姓氏笔画)王岚、刘向东、朱荣杰、许德金、李公昭、陈榕、胡亚敏、高俊。李公昭最后对全书进行审定、统稿与润色。

编者

1999年11月10日

目录 Contents

第四版修订说明

序 言

AMERICAN LITERATURE BEFORE THE CIVIL WAR

WASHINGTON IRVING	(5)
Rip Van Winkle	(6)
JAMES FENIMORE COOPER	(19)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21)
RALPH WALDO EMERSON	(31)
Nature	(32)
Self-Reliance	(36)
NATHANIEL HAWTHORNE	(41)
The Minister's Black Veil	(42)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53)
A Psalm of Life	(55)
Excelsior	(57)
The Slave's Dream	(59)
EDGAR ALLAN POE	(62)
To Helen	(63)
The Raven	(65)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69)
HENRY DAVID THOREAU	(75)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76)
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	(83)
WALT WHITMAN	(87)
Song of Myself	(89)
Come Up From the Fields, Father	(96)
O Captain! My Captain!	(98)
HERMAN MELVILLE	(99)
Moby Dick	(101)

Contents

目录

EMILY DICKINSON	(110)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112)
I Heard a Fly Buzz—When I Died	(113)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114)
Elysium Is as Far as to	(116)
We Learned the Whole of Love	(117)
My Life Had Stood a Loaded Gun	(117)
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	(118)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1865 AND 1914

MARK TWAIN	(124)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25)
HENRY JAMES	(133)
Daisy Miller	(134)
KATE CHOPIN	(147)
The Story of an Hour	(149)
STEPHEN CRANE	(152)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153)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THE TWO WARS: 1914—1945

ROBERT FROST	(165)
Mending Wall	(167)
The Road Not Taken	(169)
Fire and Ice	(170)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171)
Birches	(172)
SHERWOOD ANDERSON	(175)
Hands	(176)

Contents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2)
The Red Wheelbarrow	(183)
Spring and All	(185)
This Is Just to Say	(186)
The Dance	(187)
EZRA POUND	(188)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190)
L'Art, 1910	(191)
A Pact	(191)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192)
F. SCOTT FITZGERALD	(194)
The Great Gatsby	(196)
WALLACE STEVENS	(209)
Sunday Morning	(210)
Anecdote of the Jar	(215)
EUGENE O'NEILL	(216)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217)
THOMAS STEARNS ELIOT	(229)
The Waste Land	(230)
WILLIAM FAULKNER	(236)
A Rose for Emily	(238)
ERNEST HEMINGWAY	(246)
The Killers	(248)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1945—

ARTHUR MILLER	(264)
Death of a Salesman	(266)
J. D. SALINGER	(277)
The Catcher in the Rye	(278)

Contents

目 录

JOSEPH HELLER	(285)
Catch-22	(286)
FLANNERY O'CONNOR	(294)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295)
ALLEN GINSBERG	(309)
Howl	(310)
TONI MORRISON	(320)
Beloved	(321)
PHILIP ROTH	(328)
Everyman	(330)
N. SCOTT MOMADAY	(342)
House Made of Dawn	(345)
RAYMOND CARVER	(349)
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	(350)
MAXINE HONG KINGSTON	(357)
The Woman Warrior	(358)
BOB DYLAN	(368)
Blown' in the Wind	(369)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371)
Like a Rolling Stone	(373)



21世纪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AMERICAN LITERATURE BEFORE THE CIVIL WAR



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4th Edition)

【背景介绍】

北

美大陆最早的定居者是印第安人。根据考古学家的推论,早在公元前数万年前,印第安人就开始在美洲大陆的土地上生活和耕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印第安文学。总的来说,印第安文学以口头文学为主,可以分为神话、典仪、曲词等不同的形式。印第安文明是部落文明,他们的神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部落中代代相传。印第安人用这些神话,解释自然中万物生息的规律,总结部落的历史,赞美英雄的英勇事迹。印第安文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类别是典仪文学。印第安人在出征、狩猎、死亡等场合,常常要举行大型的典仪。典仪文学就是这种文化形式的产物。典仪文学是一种跨文类的文学形式,它糅合了歌曲、叙述、表演等多种元素,人们在典仪上载歌载舞,边表演边吟唱,祈求身体、灵魂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

曲词是印第安人和乐而歌的歌词。它内容广泛,反映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曲词形式如同短诗,长短错落,有很强的音韵美。其中德拉瓦尔人的《瓦拉姆·欧卢姆》(*Walam Olum*)就是印第安曲词中的代表作,记载了德拉瓦尔人的历史和变迁,与欧洲文明中的史诗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可惜的是,进入17世纪之后,印第安文学传统出现了断裂。欧洲人的大规模殖民,对印第安部落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充满活力的印第安文学也逐步走向衰落,一直等到三百多年后进入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新的复兴。

与印第安文学的衰落同时发生的是以英语为书写语言的文学的兴起。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这一划时代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欧洲人向这片原先由印第安人定居的土地殖民的序幕。特别是进入17世纪,随着大西洋沿岸贸易站的建立和“五月花”(Mayflower)号的到来,欧洲人开始了对北美洲的大规模移民。欧洲人尤其是英国清教徒,不仅在这里定居,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字和文学传统。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算繁荣。由于清教文明排斥以娱乐为目的的虚构性文学,创作早期定居者的文学创作多以讲求实用的历史著作、日记、传记、赞美上帝的布道文、诗歌、散文等为主。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82)的《耶稣在美洲的奇迹史》(*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1702)是传记中较好的一部。而自传的范本当首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的《自传》(*Autobiography*, 1771)。这些作品均以教诲他人之目的。18世纪60年代后二三十年间论战性文章和政论性小册子大量涌现,反映出清教作家们对如何将论述与宗教传统结合起来的浓厚兴趣。他们探讨个人权利、人的本质和政治权威等重大问题,给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民族文学的萌芽。这种萌芽是伴随着美国独立运动和民族意识的高涨而出现的。美国人开始不甘于在政治上跟在宗主国英国后面亦步亦趋,他们追求独立的民族身份,然而在文化上,美国作家并没有能够彻底割断和宗主国的纽带。他们既憧憬新大陆的前程,又眷恋旧大陆的文明,而且在欧洲同行面前多少有些自卑,觉得美国没有什么可值得继承的文学遗产。在题材和写作方法上他们大多模仿英国的前辈或同代作家。此外,由于当时的美国尚无版权及版税法,因此出版商可以任意、廉价地翻印古典的或最新的英国作品,因而不愿拿出钱来出版印数较低的美国作家的作品。这也是美国文学成熟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1820年英国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 1771—1845)曾轻蔑地说:“普天之下有谁会去读美国小说,看美国戏剧,欣赏美国绘画或雕塑呢?”

美国文学的依附地位,随着小说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的出现而发生了扭转。华盛顿·欧文的《纽约外史》(*A History of New York*, 1809)、《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 1819—1820)等作品为美国作家第一次赢得了国际声誉。尽管欧文的文学

趣味明显带有英国文学的烙印,但在一些作品中他成功地运用了美国题材,或把欧洲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成功地安置到美国场景中去。更重要的是他在多种文学体裁中艺术地展现了美国的田园生活和自然风光。

与欧文相比,有着“美国小说之父”美称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则运用小说形式更为突出地表现出美国特色。他不仅在小说类别上多有独创,也是第一位大量采用民族题材、运用美国背景、反映美国人物的作家,因此被称为第一位“纯粹美国式”的小说家。他的《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中的主人公奈蒂·邦普在美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对后来的美国小说,尤其西部小说(Western Fiction)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库柏的作品在欧洲也拥有大量读者。至此,文学史家通常认为美国文学已经走上独立之路。这一时期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同美国自身的发展,即西进运动和工业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独立战争以后,美国人为了寻求土地和财富,开始了从东部沿海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大迁移。很多移民也加入了拓荒者的行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西进运动。到内战结束时美国已由1800年的16个州增加到36个州,人口增加了6倍,疆土从大西洋以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所有这些不仅为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而且对美国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性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片忙碌、创新、渴望成功的土地,许多作家对西部和边疆产生了浓厚兴趣。库柏的边疆冒险小说就真实反映了这段重要时期的历史。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大自然的关系等成为后来美国文学的重要主题。西进运动中培育起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793—1815年英法战争期间,为了对抗封锁,美国政府实施了禁运法以刺激民族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中叶的美国工业在新英格兰地区已初具规模。尽管有些作家如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等对工业革命持批判态度,认为工业破坏了人的全面发展,但是谁也不能否定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使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波士顿成为当时美国文化和出版业的中心。大批宗教理论家、文人和作家纷纷云集于此。他们的作品以崭新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塑造着美国和美国人的形象。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美国文学反映了当时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哈佛大学教授兼评论家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 1780—1842)曾撰文呼吁美国作家写自己的作品;爱默生也提出“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劳作,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心声。”平民出身的杰克逊总统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民主改革,国内的民主气氛和平等思想体现在文学中,产生了一大批以歌颂个人及个人主义为主题的、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这样,以欧文、库柏为先驱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兴盛受到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较大影响。在要求摆脱18世纪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束缚,提倡发表个人见解,抒发个人情感,强调想象力,歌颂大自然等方面,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基本一致的。然而,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不同的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到了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影响。超验主义是美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超验主义者聚集在工业发展较迅速的新英格兰,特别是距哈佛大学不远的康科德(Concord)。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有爱默生、梭罗、阿莫斯·布朗森·阿尔柯特(Amos Bronson Alcott, 1799—1888)、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 1810—1850)、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 1802—1880)等人。他们发起一个“超验主义者俱乐部”,不定期地聚会,讨论神学、哲学、文学等问题,同时还出版自己的刊物《日晷》(*The Dial*),并积极从事社会改革,建立乌托邦式的布鲁克合作农场(1840—1847),支持废奴运动等等。

早在1838年的“哈佛神学院献词”(Divinity School Address)中,超验主义的核心人物爱默生就提出了“人就是一切”的口号。超验主义在神学上反对加尔文教派的原罪说及命运先定论,认为人性可以通过自我修养和教化得到改善,这一点是与唯一神教一致的,但却不赞同唯一神教把传统基督教当作检验人类理性的准绳。超验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仁慈的,自然界是上帝的一种化身和象征。人的灵魂具有神性,所以人的本性也是善良的,人同自然是统一的。他们还认为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事物,分清是非。他们不为前人的知识与权威束缚,崇尚独立思考。

超验主义思想在神学、哲学和文学上都合乎美国独立后产生的社会需求,可谓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其最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文学领域。超验主义者认为只有充满灵性的文艺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超验主义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尤其在文学领域里,催生了相当数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爱默生和梭罗最出色的随笔,如《论自然》(*Nature*, 1836)和《瓦尔登湖》(*Walden*, 1854),以及沃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的初版《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1855)等。

在小说领域,19世纪内战前的美国文坛见证了美国最伟大的三位小说家的诞生。一位是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他开创了“心理罗曼史”这一注重心理分析的小说类型。他是新英格兰清教传统的继承者兼批判者,既致力于探究人的内心,展示它的罪恶和黑暗;又对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了质疑,认为过度的压抑和罪恶感反而会滋生出扭曲的灵魂,成为罪恶的温床。在对人的罪恶本性的探讨以及用寓言故事和象征手法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等方面,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深受霍桑影响。他的《白鲸》(*Moby Dick*, 1851)融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和浪漫主义小说为一体,表达了善与恶、生与死、理想与现实、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等多重矛盾与冲突,成为美国文学的不朽杰作。遗憾的是直到他100周年诞辰时,人们才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则是这一时期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既有渲染气氛、展现人性黑暗的哥特小说,也有以缜密分析见长的侦探小说,是侦探小说这一文类的鼻祖。

在诗歌创作方面,惠特曼的《草叶集》是美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里程碑。在前言中他说:“美利坚共和国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诗篇。”他认为作家是社会的预言家,独出机杼的天才比依赖传统的大师更伟大。对于爱默生的影响,他说道:“我像是炉子上的水,在那里冒泡、冒泡、冒泡,爱默生使我沸腾起来。”《草叶集》热情地歌唱美国、时代、民族和普通人,其热情奔放的自由诗体开创了美国诗歌的新风格。

与霍桑、惠特曼几乎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还有亨利·华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和埃德加·爱伦·坡。朗费罗是深受美国民众喜爱的另一位民族诗人,但他的诗有较多伤感情绪,在诗歌形式的革新和思想深度上要比惠特曼逊色。歌颂自然的浪漫主义诗人还有与朗费罗一起被称为“炉边诗人”(Fireside Poets)的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 Lowell, 1819—1891)等人。布莱恩特曾享有“美国华兹华斯”的美称。他们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几乎被人淡忘。与之相反的是坡。尽管当时他曾被同时代的爱默生贬为“叮当诗人”,后来他的地位却不断提高。与爱默生不同,坡十分注重诗歌的音韵和格律产生的美,并把音乐、图画、节奏、意境、题材和完整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他的诗歌理论和成就体现了美国的独创精神,并深受欧洲同行的赞赏,极大地影响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发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前半叶美国妇女作家的大量涌现。这些被霍桑戏称为“涂鸦的女人们”(scribbling women)敢于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凯瑟琳·玛利亚·塞奇威克(Catherine Maria Sedgwick, 1789—1867),她在风格典雅

和清新明快这两个方面几乎超过了同时代的库柏；还有担任过《日晷》主编的超验主义者、女权运动的先驱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 1810—1850)；执意“以女性身份”写作并发表了60本诗集的女诗人莉迪亚·亨特利·西格尔尼(Lydia Huntley Sigourney, 1791—1865)、以写《小妇人》(*Little Women*)成名的露易莎·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和被称为“以一本书挑起一场战争”的哈丽叶特·比契·斯陀(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描写了南方黑奴遭受的迫害，一时轰动全国，对废奴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美国文学经过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发展已达到完全独立，并日趋成熟的地步。这一时期问世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1850)、《白鲸》、《瓦尔登湖》和《草叶集》等经典之作就是最好的证明。而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文坛，也因为它的繁荣的景象，而被盛赞为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或者说是“美国文艺复兴”。



Washington Irving

1793—1859

【作者简介】



化

华盛顿·欧文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他的随笔、短篇小说、历史传奇和人物传记使他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他亦被称为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1783年，欧文出生于纽约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颇具爱国心的父母以民族大英雄华盛顿的名字为他命名。欧文是个用心不专的学生，对法律极不情愿，但还是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博览家中丰富的藏书，受兄长们的影响，积极投身于文化知识界的社交娱乐活动。他最初的作品是为哥哥彼得主办的《纪事晨报》撰写的文稿。这些署名“老朽乔纳森”

(Johnathan Oldstyle) 的作品幽默地讽刺了当时的纽约社会，尤其是当时的戏剧演出。1807年，欧文与哥哥威廉和纽约同乡鲍尔丁合作，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大杂烩》(1807—1808)。这个刊物共出了二十期，上面的小品文五花八门，但其中最有趣的是假托一位外国船长之名，以书信体形式写的政治和社会讽刺短文。欧文十分喜欢使用化名，例如威尔·威泽德、安东尼·埃弗格林等都是他用过的名字。1809年欧文创造了另一个化名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并且发表了这位虚构作者的《从世界开端到荷兰王朝结束时的纽约历史》(*History of New York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e End of the Dutch Dynasty*)，简称《纽约外史》。这部作品冗长的标题不仅暗示了它的滑稽讽刺特性，还表明了欧文对历史撰写的怀疑和攻击。这位尼克尔包克尔先生是个老单身汉、性情古怪的历史学家，常常混淆事实和传说，不能明辨是非曲直。这给欧文提供了绝好的嘲弄历史的机会。他以揶揄讽刺的笔调描写荷兰殖民者在纽约的统治，情节荒唐，人物滑稽。像英国大讽刺家乔纳森·斯威夫特那样，欧文发现所谓人类光荣的业绩只不过是卑劣和野蛮的明证而已。愚蠢可笑的尼克尔包克尔先生的工具——东拉西扯、感情用事、英雄崇拜和卖弄学识，欧文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以至尼克尔包克尔变成了一个自己并不察觉的滑稽小说家。《纽约外史》对当时的政界和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在内的某些名人也进行了无情讽刺。此作出版后立即获得成功，很受美国读者的喜爱，被誉为美国的“第一

部诙谐文学杰作”。而“尼克尔包克尔”也变成纽约人的绰号。因与欧文的偶然联系,以鲍尔丁为首的一批纽约作家也被称为“尼克尔包克尔”派作家。

欧文一生三次游历欧洲,第二次对他创作影响最大。1815年他乘船去利物浦,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度过了17年,遍访名胜古迹,研究当地风土人情,收集民间传说。1818年家族的商行破产,加上他离家期间母亲病故,哥哥彼得病重,这些变故给欧文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痛苦,他提笔写成了《见闻札记》(*Sketch Book*, 1819—1820)。这本包括33篇小品文和故事的作品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欧文再次创造了一个化名人物——多愁善感、研究古物、一味崇拜英国的绅士杰弗里·克雷恩,让他充当大部分故事的作者。然而《见闻札记》中两篇最著名的故事,《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和《睡谷的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还是假托已故的尼克尔包克尔先生写的。这两篇故事都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但欧文把它们成功地安置在美国哈德逊山谷的背景中,并成功地表现了新世界的主题。后来欧文又发表了《布雷斯布里奇田庄》(*Bracebridge Hall*, 1822)、《旅客谈》(*Tales of a Traveller*, 1824)和《阿尔罕伯拉》(*Tales of the Alhambra*, 1832)等散文故事集。除了其中有些篇目,总体上均未达到《见闻札记》的水平。欧文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总的来说他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变化。他开始愿意放弃那种自我防护的叙述距离和反讽手法,写出了《攻克格拉纳达》(*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anada*, 1829)、《哥伦布伙伴们的航行》(*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Companions of Columbus*, 1831)和《征服西班牙的故事》(*Legends of the Conquest of Spain*, 1835)等一些“介于历史和传奇之间”的作品。1832年欧文回到美国以后,又创作了《草原游记》(*A Tour on the Prairies*, 1835)、《阿斯托里亚》(*Astoria*, 1836)和《博纳维尔队长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Captain Bonneville*, 1837)等描写美国西部的作品。他对大自然的生动描绘,对古怪人物的刻画和对印第安人的同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文晚年呕心沥血创作了一部优秀的历史人物传记《乔治·华盛顿传》(*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1855—1859)。

欧文继承了英国18世纪散文的传统,深受艾迪生和哥尔德斯密斯文风的影响,文笔流畅,风格典雅,又吸收了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一些手法,文章诙谐,幻想联翩。把现实与想象相互交融,把欧洲的传统与美国的风味完美结合是欧文创作中最突出的特色。他时常在作品中针砭时事,同时还流露出思古幽情。实际上,他的“尼克尔包克尔”式的夸张性模仿、讽刺和引用地方典故的手法对库柏、坡、霍桑等作家都有一定的影响。他的一些著作至今还是文学灵感的源泉。

RIP VAN WINKLE

【题解】

《瑞普·凡·温克尔》选自《见闻札记》。美国独立战争前,在哈得逊河畔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叫瑞普·凡·温克尔的人。他依靠耕种一小块贫瘠的土地养家糊口,无忧无虑,与世无争,乐于助人,对自己的家事几乎不管不问,而对于邻里之事却有求必应。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妻子的唠叨和责骂。一天,他到山里打猎,不觉天色已晚。下山途中遇到一位老者,肩上扛着一只大酒桶,瑞普伸手相助,跟随老者来到一群陌生人当中。他们正在玩九柱戏。瑞普喝了他们的酒,一觉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后发现,他的狗不见了踪影,猎枪也生锈了。回到村里,他发现一切都变了,自己成了陌生人。他的房屋已破落不堪,喋喋不休的妻子不见了。村里的老朋友们也不见了。他最爱去聊天的小酒馆变成了“合众国旅馆”,门前悬挂着星条旗,迎风招展。旅馆招牌上的画像也不再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而成了华盛顿将军。后来,终于有人认出了他。原来,他一觉睡了二十年,期间发生了美国独立革命。妻子去世了,儿子已长大,跟他的

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女儿已成家。他回到女儿的家里，渐渐恢复了以前懒散自在的生活。

Rip Van Winkle

Whoever has made a voyage up the Hudson must remember the Catskill Mountains. They are a dismembered branch of the great Appalachian family, and are seen away to the west of the river, swelling up to a noble height, and lording it over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Every change of season, every change of weather, indeed, every hour of the day, produces some change in the magical hues and shapes of these mountains, and they are regarded by all the good wives, far and near, as perfect barometers. When the weather is fair and settled, they are clothed in blue and purple, and print their bold outlines on the clear evening sky; but sometimes, when the rest of the landscape is cloudless, they will gather a hood of gray vapors about their summits, which, in the last rays of the setting sun, will glow and light up like a crown of glory.

At the foot of these fairy mountains the voyager may have descried the light smoke curling up from a village whose shingle roofs gleam among the trees, just where the blue tints of the upland melt away into the fresh green of the nearer landscape. It is a little village of great antiquity, having been founded by some of the Dutch colonists, in the early times of the province, just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good Peter Stuyvesant¹ (may he rest in peace!), and there were some of the houses of the original settlers standing within a few years, with lattice windows, gable fronts surmounted with weathercocks, and built of small yellow bricks brought from Holland.

In that same village, and in one of these very houses (which, to tell the precise truth, was sadly time-worn and weather-beaten), there lived many years since, while the country was yet a province of Great Britain, a simple, good-natured fellow, of the name of Rip Van Winkle. He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Van Winkles who figured so gallantly in the chivalrous days of Peter Stuyvesant, and accompanied him to the siege of Fort Christina². He inherited, however, but little of the martial character of his ancestors. I have observed that he was a simple, good-natured man; he was, moreover, a kind neighbor and an obedient, henpecked husband. Indeed, to the latter circumstance might be owing that meekness of spirit which gained him such universal popularity; for those men are most apt to be obsequious and conciliating abroad who are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shrews at home. Their tempers, doubtless, are rendered pliant and malleable in the fiery furnace of domestic tribulation, and a curtain lecture³ is worth all the sermons in the world for teaching the virtues of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A termagant wife may, therefore, in some respects, be considered a tolerable blessing; and if so, Rip Van Winkle was thrice blessed.

Certain it is that he was a great favorite among all the good wives of the village, who, as usual with the amiable sex, took his part in all family squabbles, and never failed, whenever they talked those matters over in their evening gossipings, to lay all the blame on Dame⁴ Van Winkle. The children of the village, too, would shout with joy whenever he approached. He